

散文与随笔

张炜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習文與范筆

張煒 著

自牧 選編

山東文藝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散文与随笔

张 炜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2插页 274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

ISBN 7—5329—0942—5

1·853 定价7.60元





自序

张炜

一本书的形成有各种原因和方式，这些因素有时也决定着这本书的色彩和质地。这儿收集的几十篇散文与随笔，是十几年的时间内积成的，以前从未辑起成书。

十几年的笔墨生涯中，作为一位写作者，他的精神无论是成长了还是堕落了，都会有迹可寻。由于这些篇章更为直接地记录了我在一些具体场景里的具体设想，所以对于我、我的朋友，都是重要的。

从文中可见，我是常常思索为什么写作、为谁而写作的。这个问题可以也能够潜于一个人的所有作品之中，但他有时却难免要站出来说几句，吐露一席感慨。这也是形成该书的一个原因。我自己认为它们或许比我的其他形式的作品更为切近。

我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一个遥远。那里也不寂寞。在今天，随着时光无情的流逝，读者的分离和归流也势所难免。这是一个并非让人绝望的事实。这个时代里，我们也许能够更为自信地指认一个同志。

我自认为自己的这本书是为一部分人写的。他们从不取悦俗眼，有着内心的洁美和一份精神生活。他们也许会默默地接受我的

书，把它收在身边，这将是我最大的满足。

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写的时候并未想过要公开发表，更未想过出书时收录。那是我独自一人时的自语，是工作之余的手记。这些声音是我自己倾听的，它们让我沉浸在一片思想中，让我感知心灵以及它的真正需求。

每一篇上都刻有时间。我很重视这个印记。写作是为了在特定的、一生只遭逢一次的那段时光里记下自己。遗失了时间的记录顿失价值。我在翻看过去的文字时，首先按住细如纤发的时光之弦，唯恐它折断。

这是我交出的第一本记实之书。当然，任何“记实”都是相对的，但我自认它比一大批记实之书要真一些。我记下的是自己，如同独白，如同自传。它理应守住记实文学的那种品质。

十年里我写作出版了约三百万字，编出这本书，我发现它们真是从我三百万言中抽出的筋络。它们这会儿归在了一块儿，让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受。那是说不清的，我只知很珍惜它们——珍惜它们在形成时的那种状态。

这类文字还要写下去，只是它会积累得很慢……

1992年8月28日于济南八里洼



目 录

自序.....	(1)
绿色遥思.....	(1)
融入野地.....	(8)
童年三忆	(22)
第一本书的故事	(30)
盼雪	(35)
酒窝	(38)
史可	(43)
东北行	(49)
芦青河之歌	(56)
田野的故事	(59)
失去的朋友	(68)
再写几年芦青河	(70)
必然写到的女性	(73)
南山的诱惑	(77)
人生麦茬地	(80)
校园的琴声	(84)
男人的歌唱	(86)
利口酒	
——西德散记之一	(89)

梦一般的莱茵河	
——西德散记之二	(95)
去看阿尔卑斯山	
——西德散记之三	(100)
默默挺立	
——西德散记之四	(106)
那条河	(111)
开拓和寻找	(112)
一部作品	(115)
讨论“浪漫”	(117)
情绪	(118)
不同的小说	(120)
它像磁石	(122)
批评与灵性	(124)
大自然使我们真正地激动	(126)
苦恼	(128)
夜思	(131)
贺三百	(133)
像写信一样	(135)
长篇估	(137)
冷静思	(145)
开端	(147)
面对汹涌的	(149)
短篇难写	(152)
一辈子的寻找	(154)
一种特别的健康	(157)
你的坚韧和顽强	(159)

案头工作·····	(161)
沉默悟彻·····	(162)
文思·····	(164)
现实的真诚·····	(166)
但愿文学能够·····	(168)
遥远的动力·····	(169)
作家分两类·····	(171)
读者有三种·····	(173)
倾听自语·····	(175)
作家的温柔·····	(176)
心中的黄河·····	(178)
冷与热·····	(180)
让我寻找·····	(182)
文学是忧虑的,不通俗的·····	(184)
艺术在本质上拒绝轰动·····	(187)
艺术是战斗·····	(189)
危机潜入盲角·····	(191)
大师的排斥力·····	(194)
自己的秩序·····	(197)
关怀巨大的事物·····	(200)
缺少自省精神·····	(202)
缺少稳定的情感·····	(205)
缺少说教·····	(208)
缺少不宽容·····	(211)
缺少行动·····	(214)
缺少保守主义者·····	(217)
尊长·····	(220)
寂寞营建·····	(221)

人体艺术·····	(223)
插图艺术·····	(225)
关于乡土·····	(227)
读者的迷失·····	(229)
诗意·····	(231)
写散文·····	(233)
刊物与新人与诗·····	(235)
记实文学·····	(237)
长篇的“气”与“力”·····	(239)

谈谈诗与真·····	(241)
心中的文学·····	(254)
也谈“古朴之美”·····	(265)
文学七聊·····	(269)
大学的文学·····	(278)
致雷达·····	(291)
致李杭育·····	(295)
致鲁枢元·····	(301)
答《青年记者》问·····	(306)
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	(312)
他为什么喊“大刀味” ——关于《声音》·····	(330)
在肯定与否定之间 ——关于《拉拉谷》·····	(337)
为了那片可爱的绿色 ——关于《永远生活在绿树下》·····	(339)
惋惜与同情 ——关于《生长蘑菇的地方》·····	(341)

维护美好的东西	•
——关于《一潭清水》.....	(343)
忆“老得”	
——关于《秋天的思索》.....	(345)
十年诉说	
——关于《周末对话》.....	(347)
第二次选择	
——关于《古船》.....	(355)
葡萄园畅谈录.....	(357)
附录:张炜主要作品目录	(416)
编后记.....	自牧(419)



绿色遥思

我觉得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如此。他们比起其他人来，自由而质朴，敏感得很。这一切我想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培植而来。所以他能保住一腔柔情和自由的情怀。我读他们写海洋和高原、写城市和战争的作品，都明显地触摸到了那些东西。那是一种常常存在的力量，富有弹性，以柔克刚，无坚不摧。这种力量有时你还真分不清是纤细的还是粗犷的，可以用来作什么更好。我发现一个作家一旦割断了与大自然的这种联结，他也就完了，想什么办法去补救都没有用。当然有的从事创作的人并且是很有名的人不讲究这个，我总觉得他本质上还不是一个诗人。

我反对很狭窄地去理解“大自然”这个概念。但当你的感觉与之接通的时刻，首先出现在心扉的总会是旷阔的原野丛林、是未加雕饰的群山、是海洋及海岸上一望无际的灌木和野花。绿色永久地安慰着我们，我们也模模糊糊地知道：哪里树木葱茏，哪里就更有希望、就有幸福。连一些动物也汇集到那里，在其间藏身和繁衍。任何动物都不能脱离一种自然背景而独立存在，它们与大自然深深地交融铸和。也许是一种不自信、感到自己身单力薄或是什么别

的，我那么珍惜关于这一切的经历和感觉，并且一生都愿意加强它寻找它。回想那夏季夜晚的篝火、与温驯的黄狗在一起迎接露水的情景、还有深夜的谛听、到高高的白杨树上打危险的瞌睡，等等；这一切才和艺术的发条连在一起，并且从那时开始拧紧拧紧，使我有动力做出关于日月星辰的运动即时间的表述。宇宙间多么渺小的一颗微粒，它在迫不得已地游浮，但总还是感受到了万物有寿，感受到了称做“时光”的东西。

我小时候曾很有幸地生活在人口稀疏的林子里。一片杂生果林，连着无边的荒野，荒野再连着无边的海。苹果长到指甲大就可以偷吃，直吃到发红、成熟；所有的苹果都收走了，我和我的朋友却将一堆果子埋在沙土下，这样一直可以吃到冬天。各种野果自然而然地属于我们，即便涩得拉不动舌头还是喜欢。我饲养过刺猬和野兔和无数的鸟。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拳头大小的野兔。不过它们是养不活的，即使你无微不至地照料也是枉然。所以我后来听到谁说小时候把一只野兔养大了就觉得是吹牛。一只野兔不值多少钱，但要饲养难度极大，因而他吹嘘的可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青蛙身上光滑、有斑纹，很精神很美丽。我们捉来饲养；当它有些疲倦的时候，就把它放掉。刺猬是忠厚的、看不透的，我不知为什么很同情它。因为这些微小的经历，我的生活也受到了微小的影响。比如我至今不能吃青蛙做成的“田鸡”菜；一个老实的朋友窗外悬挂了两张刺猬皮，问他，他说吃了两个刺猬——我从此觉得他很不好。人不可貌取。当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明白一个人的品性可能是很脆弱的，而形成的原因极其复杂。不过这种脆弱往往和极度的要求平等、要求给予普通生命起码的尊严、特别是要求群起反对强暴以保护弱者的心理素质紧紧相联。缺少的是那种强悍，但更缺少的是被邪恶所利用的可能性。有着那样的心理状态，为人的一生将触犯很多很多东西，这点不存侥幸。

当我沉浸在这些往事里，当我试图以此来维持一份精神生活

的同时，我常常感到与窗外大街上新兴的生活反差太大。如今各种欲望都涨满起来，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斯文被野性一扫而光。普通人被诱惑，但他们无能为力，象过去一样善良无欺，只是增添了三分焦虑。我看到他们就不想停留，不想呆在人群里。我急匆匆地奔向河边，奔向草地和树林。凉凉的风里有草药的香味，一只只鸟儿在树梢上鸣叫。蜻蜓咬在一支芦杆上，它的红色肚腹象指针一样指向我。宁静而遥远的天空就象童年一样颜色，可是它把童年隔开了。三五个灰蓝的鸽子落下来，小心地伸开粉丹丹的小脚掌。我可以看到它们光光的一丝不染的额头，看到那一对不安的红豇豆般的圆眼。我想象它们在我的手掌下，让我轻轻抚摸时所感受到的一阵阵滑润。然而它们始终远远地伫立。那种惊恐和提防一般来说是没有错的。周围一片绿色，散布在空中的花粉的气味钻进鼻孔。我一人独处，倾听着天籁，默默接受着崭新的启示。我没有力量，没有一点力量。然而唯有这里可以让我悄悄地恢复起什么。

我曾经一个人在山区里奔波过。当时我刚满十七岁。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当然它也教给我很多很多。极度的沮丧和失望，双脚皴裂了还要攀登，难言的痛楚和哀怨，早早来临的仇视。当我今天回忆那些的时候，总要想起几个绚丽迷人的画面，它使我久久回味，再三地咀嚼。记得我急急地顶着烈日翻山，一件背心握在手里，不知不觉钻到了山隙深处。强劲的阳光把石头照得雪亮，所有的山草都象到了最后时刻。山间无声无息，万物都在默默忍受。我一个人踢响了石子，一个人听着孤单的回声。不知脚下的路是否对，口渴难耐。我一直是瞅准最高的那座山往前走，听人说翻过它也就到了。我那时有一阵深切的忧虑和惆怅泛上来，恨不能立刻遇到一个活的伙伴，即便一只猫也好。我的心怦怦跳着。后来我从一个陡陡的砾石坡上滑下来，脚板灼热地落定在一个小山谷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清澈透底的亮水，是弯到山根后面去的光滑水流。我来不及仔细端量就扑入水中，先饱饱地喝了一顿，然后在浅水处仰下来。

这时我才发现，这条水流的基底由砂岩构成，表层是布满气孔的溶岩。这么多气孔，它说明了当时岩浆喷涌而出的那会儿含有大量的气体。水在上面滑过，永无尽头地涮洗。有一尾黄色的半透明的小鱼卧在溶岩上，睁着不眠的小眼。细细的石英砂浮到身上，象些富有灵性的小东西似的，给我以安慰。就是这个酷热的中午，我躺在水里，想了很多事情。我想过了一个个的亲属，他们的不同的处境、与我的关系，以及我所负有的巨大的责任。就是在这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年轻极了，简直就象溶岩上的小鱼一样稚嫩，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成长，可以往前赶路。”不久，我登上了那座山。

有一次我夜宿在山间一座孤房子里。那是没有月亮的夜晚，屋内象墨一样黑。半夜里被山风和滚石惊醒，接上再也睡不着。我想这山里该有多少奇怪的东西，他们必定都乐于在夜间活动，它们包围了我。我以前听过了无数鬼怪故事，这时万分后悔耳鼓里装过那些声音。比如人们讲的黑屋子里跳动的小矮人，他在一角走出，跳到人的肚子上，牙牙学语等等。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屋角，两眼发酸，我想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么荒凉的地方盖一座独屋呢？这是非常奇怪的。天亮了。山里一个人告诉我：独屋上有很多扒坟扒出的砖石木料，它是那些热闹年头盖成的。我大白天就惊慌起来，不敢走进独屋。接下去的一夜我是在野地里挨过的，背靠着一棵杨树。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因为我周围是没有遮拦的坡地和山影，是土壤和一棵棵的树。那一夜我的心飞到了海滩平原上，回到了我童年生活过的丛林中去。我思念着儿时的伙伴，发现他们和当时当地的灌木浆果混在一起，无法分割。一切都是一样的甘甜可口，是已经逝去的昨天的滋味。当时我流下了泪水。我真想飞回到林子里，去享受一下那里熟悉的夜露。这一夜天有些凉，我的衣服差不多半湿了。这说明野地里水气充盈，一切都是蛮好的，象海边上的一样。待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又可以看到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了，苍苍茫茫，云雾缠绕。我因此而自豪。因为我们的那一帮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

山。我已经在山里生活了这么多天了，并且能在山野中独处一个夜晚。这作为一个经历，并不比其他经历逊色，因为我至今还记得起来。就是那个夜晚我明白了，宽阔的大地让人安怡，而人们手工搭成的东西才装满了恐惧。

人不能背叛友谊。我相信自己从小跟那片绿野及绿野上智慧的生灵有了血肉般的连结，我一生都不背叛它们。它们与我为伴，永远也不会欺辱我、歧视我，与我为善。我的同类的强暴和蛮横加在了它们身上，倒使我浑身战栗。在果园居住时我们养了一条深灰色的雌狗，叫小青。我真不愿提起它的名字，大概这是第一次。它和小孩子一样有童年，有顽皮的岁月，有天真无邪的双目。后来当然它长大一些了，灰色的毛发开始微微变蓝。它有些胖，圆乎乎的鼻子有一股不易察觉的香味散发出来。我们都确凿无疑地知道它是一个姑娘，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人一样的羞涩和自尊、有了矜持。我从外祖母那里得知了给狗计算年龄的方法，即人的一个月相当于它的一年，那么小青二十岁了。我们干什么都在一块儿，差不多有相同的愉快和不愉快。它象我们一样喜欢吃水果，遇到发酸的青果也闭上一个眼睛，流出口水。它没有衣服，没有鞋子，这在我看来是极不公平的。大约是一个普通的秋天，一个丝毫没有恶兆的挺好的秋天，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新的不容更变的命令：打狗。所有的狗都要打，备战备荒。战争好象即将来临，一场坚守或者撤离就在眼前，杀掉多余的东西。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我完全懵了，什么也听不清。全家人都为小青胆战心惊，有的提出送到亲戚家，有的出主意藏到丛林深处。当然这些方法都行不通。后来由母亲出面去找人商量，提出小青可否做为例外留下来，因为它在林子里。对方回答不行，没有一点变通的余地。接下去是残忍的等待。我记得清楚是一天下午，负责打狗的人带了一个旧筐子来了，筐子里装了一根短棍和绳索，一把片子刀。我捂着耳朵跑到了林子深处。

那天深夜我才回到家里。到处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人睡，也没有一个人发出响动。天亮了，我想看到一点什么痕迹，什么也没有。院子里铺了一层洁净的砂子。

二十余年过去了。从那一次我明白了好多，仿佛一瞬间领悟了人世间全部的不平和残暴。从此生活中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惊讶。他们硬是用暴力终止了一个挺好的生命，不允许它再呼吸。我有理由永远不停地诅咒他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预言：残暴的人管理不好我们的生活，我一生也不会信任那些凶恶冷酷的人。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是个背叛者。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人的苦难经历与一个人的信念的关系。不知怎么，我现在越来越警惕那些言必称苦难的人，特别是具体到自己的苦难的人。一个饱受贫困的折磨和精神摧残的人，不见得就是让人放心的人。因为我发现，一个人有过痛苦的不幸经历是极为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懂得珍惜这一切。你可能也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情景：有人也许并不缺少艰难的昨天，可是他们在生活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一个地方一个时期最黑暗的势力站在一起。他们心灵的指针任何时候也不曾指向弱者，谎言和不负责任的大话一学就会。我将不断地向自己叮嘱这一点，罗列这些现象，以守住心中最神圣的那么一点东西。如果我不能，我也是一个背叛者。

我明白恶的引诱是太多太多了。比如人的一生中会碰到很多宴会，并且大多会愉快地参加。宴会很丰盛，差不多总是吃掉一半剩下一半，差不多总是以荤为主。这就有了两个问题：一是当他坐在桌边，会想到自己的亲属、还有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同一时刻正在嚼着简陋的难以下咽的食品吗？那么这张桌子摆这么多东西是合理的吗？或许他会转念又一想：我如果离开这张桌子，那么大多数人是不会离开的，这里那里，今天明天，无数的宴会总要不断地进行下去。而我吃掉自己的一份，起码并没有连同心中的责任一同吞咽下去，它甚至可以化为气力，去为那些贫穷的人争得什